

HONG YING

I TOO AM 虹影
SALAMBO

我也叫萨朗波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也叫萨朗波

虹
影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自上一本诗集出版

F o r e w o r d

自上一本诗集在国内出版，整整 15 年了。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最大伤心事，是我的母亲走了，我写了长篇《好儿女花》纪念她；最大喜事，是我的女儿来了，我写了《小小姑娘》，讲给她听我童年的故事。

看着女儿，想着母亲，我是一个夹在生与死之间的人，太多的空白跨过时间与悲伤袭击我，小说不能填充心里的空白，只有诗。大多诗写于这期间，未给杂志或报纸，这次直接出版成书。

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澳大利亚汉学家 Mabel Lee，她一直是我诗的同心人，译我的诗；另一个是亲爱的毛尖，她专门为这诗集写了后记“我也叫山鲁佐德”，阐释女性与国家的关系。

目录

第一辑 非法孩子
第二辑 莲花戒
第三辑 悲伤的秤

01
37
73

第四辑 蝴蝶与蝴蝶
第五辑 九城记

135
153

《非法孩子》英译版
代后记 我也叫山鲁佐德

165
195

第 一 辑

非 法 孩 子
(2 0 0 7 — 2 0 1 3)

重 庆 贫 民 窟

那件衣服试了一下
瘦了一寸，江水之上
再也看不见他了

他成了黑暗的一部分，他死时的笑声
刺中我
我成了他的一部分
星月也害怕
全坠落到我的乳房上

暮色

望上去是蓝，上面附了一层低沉的哭泣
尽是灰烬，家乡变成如此
如你所说
纪念父亲的死
还有我的死

那蓝后来成了一股冷冷的气，我用袖子
挡了挡脸
死神
落进了衣服的折皱里
如你所说
纪念母亲的死
还有你的死



预言家的舞

寺庙里有伴舞
小小的脚，粉色的花盛开
佛笑了
地狱厚了三尺
装下更多人

上楼的时候
你蹑手蹑脚，呼吸如鱼
小小的嘴吐出一个新鲜的世界

触 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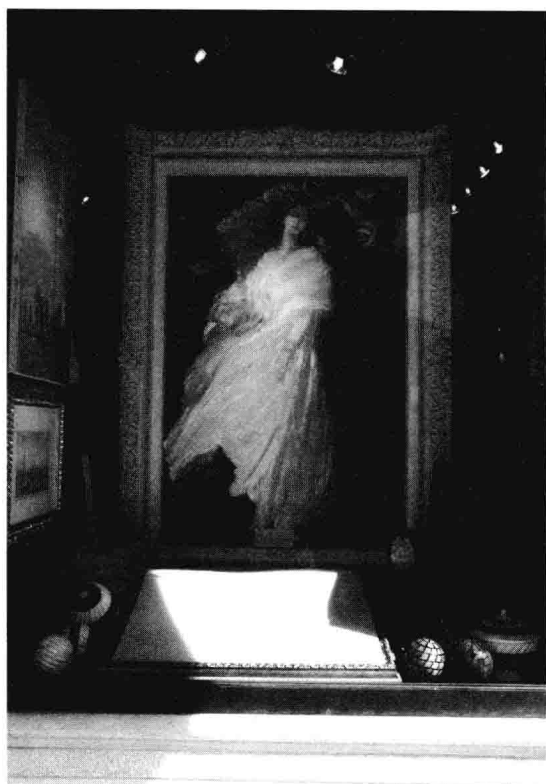
孤独的翅膀下斜
朝墙上贴近
再上升，朝墙上的红线隐去

红线吊着一双白色的鞋
装上一个孤儿的瘦瘦的脚
雷电交加
她触电，大叫
她惊骇十秒钟后
稳稳地走下红线
落在了我的手指上，像一个害羞的花朵

梦北京

那是腐烂的大白菜
可以淹死我所有的梦
那只刺猬小心地穿越
正在消失的城墙
看见我们姐妹相拥而泣

我们的肺叶
专门卷裹男人的谎言和性器
我呢，脸
对准母亲
母亲独自走开
我们姐妹死前都把美丽的嘴张开
吐出一个个男人





三月去马堡

马堡的坡度，是一匹向上跃的动物
没有目的地
天使的手招了招
把这动物冰在半途

一排红色瓶子
在大教堂下腾起欲望
相互撞击，听瓶子唱歌

我举起瓶子对着道路
扔去，瓶子散落
如疼痛的葡萄
统统滚下马堡的石阶

谁的女儿

找不到家具
只摸到自己的手
西比尼山脉有道闪光
照见手背上的乌云

在五千年前，你是一道影子
我经过无数的陌生国度，进入意大利
喊着你的名字找你，有一天，你来到我枕边
说妈妈，你这个可爱的吸血鬼
从那之后，
我头发里全是温柔的眼泪
用力去推开那尖叫的爪子

母亲的钟

我的声音里有你的声音
像灯里的瓦丝
什么时候断
什么时候世界进入黑暗

我一次比一次有勇气站在你面前
我拒绝裸体
是因为我的裸体总被强暴
你比我幸运，你有爱你的人
我呢，看旧地板上的蚂蚁爬上双腿
耻辱使我连你的声音也不曾听懂
我只做一件事：
记下蚂蚁伤心的赋格
不知你像个囚徒始终挂在空中摇摆

焦虑的筷子

你的谎言，是如此多茎
开花，冒烟
把面具顶开夹住，一个碗足够温饱
一条河牵动另一条河
自找一个说法
星星流过，抵抗说法之外的说法

